

广陵 风云录

钱伯城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广陵风云录

钱伯城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陵风云录 / 钱伯城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458 - 0565 - 9

I. ①广… II. ①钱…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7192 号

广陵风云录

钱伯城 / 著

责任编辑 / 王 璇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20,000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565 - 9 / I · 193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书前闲话

钱伯城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于六十至七十年代间写的三篇历史小说合集《广陵风云录》，署名用一笔名。我是以编辑为业的，编辑这个行业，号称“杂家”，不少的编辑前辈，就曾写过小说。不过所处运会不同，遭遇各异，荣辱自知，未可同日而语。这本小书则是出版后，自生自灭，作者不再过问。

随后岁月流转，几乎一瞬而过，很像书中一篇小说结尾写的：“一切都过去了。烟尘满目，这便是历史。”但历史永远前进，时序循环交替，世事照常运转，分分合合，时换新颜。如今正逢和谐盛世，这本小书也得到了重印的

机会,作为作者,欣何如之。于是在原有的《广陵风云录》、《小忽雷》、《长命女》之外,又增加了也是写于那个年代尚未发表过的据《长命女》改编的电影剧本,成为一个增订新版。

这三篇历史小说和电影剧本,都是讲一千多年前公元八世纪时候唐朝的故事。唐代是文人学士“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语)的时代,称小说为“传奇”。传奇文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就是以宛转的叙述和华艳的文辞(此亦据鲁迅语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热烈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古代妇女形象。传奇文不仅为中国文学开创新局面,同时也开始进入中国女权意识觉醒或启蒙期。《广陵风云录》这本小书,有意识地选取了传奇文之外的三至四位唐朝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著名女性音乐家,有歌唱家,有弹箏、弹琵琶的演奏家,作为小说与电影剧本的主角,叙说她们在唐代宫廷与民间这个大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命运,自然也是受了传奇文的这一影响。记得《长命女》和《小忽雷》两篇小说,当初分别在两家文学杂志发表时,题目下方都用一个破折号标明“拟唐人传奇”,让读者明白作者的用意所在。虽然写作体裁不同,文字语言大相差别,但古今的

向善人性和包容的人文精神总是相通的，任何的人为因素无法予以隔绝扭曲。

这本小书香港版的封底，印有责任编辑的推荐语：“作者所言，俱为唐代事，承传奇小说手法，于叙事述人之余，又别有怀抱，隐具写实风神，细察可知其言外之意。识者及见，当知洞天所在。”编辑总要为所编的书，说上几句好话，是耶非耶，还得由读者评论。

2011年10月11日，于上海

目录

书前闲话	I
广陵风云录	I
小忽雷	180
长命女	234
长命女（电影剧本）	273

广陵风云录

(一)

唐朝皇帝姓李，传到第十八代，单名一个俨字，庙号僖宗，在位十五年。这代皇帝十四岁登基，专好游乐嬉戏，朝廷大权旁落，归于太监田令孜之手。小皇帝什么都听他的，尊称他“阿父”。朝廷腐败，百姓遭殃。加上连年水旱成灾，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老百姓走投无路，只得聚众抢掠，与官府作对。僖宗登位之初，就遇上了山东地区私盐贩子王仙芝、黄巢等人的造反作乱。这些私盐贩子声势浩大，骁勇善斗，像一阵旋风那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又

像雪球，愈滚愈大，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地区，没有受到他们铁蹄的践踏。东西两川地处西南，暂时苟安无事。这时做西川节度使的是高骈，他是名将高崇文的后代。高崇文在德宗时雪夜袭蔡州，平定淮西叛乱，名震天下，子孙也沾溉光荣。高骈靠着父祖的荫庇，少年时就在神策军当差，这是只有勋贵子弟方能享受到的美差。高骈出身将门，从幼的家教就习闻兵书韬略之学，但平日却喜欢结交文人骚客，吟诗作对，高谈阔论，因此早年人们就称许他有文武之才。那时朝廷软弱无能，内怕藩镇不听号令，外惧异族的侵略。高骈受命出征，在同外族的几次战争中，常能以少击多，出奇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官职升迁很快，二十年中，位兼将相，他自己也以唐室中兴功臣自居。蜀中南诏作乱，朝廷特派他来西川坐镇。他打退了南诏的进犯，相度形势，建议朝廷采取安抚和亲政策。却被几个迂腐固执的宰执大臣反对，说他“谋议乖谬，垂笑后世”。这使他愤愤不平，认为朝廷这些酸儒庸臣自己无能，却又妒他立功，跟他作对。因此不满之意，不时流溢言表。

乾符六年，亦即公元87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成都的节度使府署大堂，灯火通明，酒筵盛开，西川节度使高

骈正在举行一个庆功筵会，祝贺成都新城的竣工。

高骈这年五十五岁，身材魁伟，气宇轩昂，两鬓已见斑白，一部浓密的胡须却尚乌黑发亮。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露出一股豪迈不羁之气，但也掩饰不了有意压抑着的骄矜自满，这是长期担任方面大帅唯我独尊所养成的气势。他举起酒杯，眼睛朝两边一扫，见左右席上坐的，大都是追随他多年的亲信，得力的帮手；又想到自己半世的勋业，朝廷对他的倚重，部下对他的忠诚，不觉踌躇满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诸位多饮一杯吧”，高骈把酒杯举一下，许多张脸都恭敬地向着他。“这次新城竣工，成都守备由是完坚，可谓西川屏障，在座诸位都是有功之臣。今天咱们不拘礼节，要尽欢才对。呃，待会儿，我还要让琼琼出来弹曲箏，给大家助兴。”

听到最后一句“琼琼弹箏”，座间顿时传过一阵低低的喜悦的“呵，呵”声音，不少双眼睛都发出了亮光，甚至刚才相公讲了些什么话也不在意了。高骈通晓音律，喜爱听箏，这是属下官员全知道的。薛琼琼是成都箏手第一。自从高骈镇蜀后，供奉使府，极蒙眷爱，他人就很难有幸

听到她的美妙箏声了。所以高骈今天提出要叫琼琼弹箏，别看这些外表粗豪的赳赳武夫，一时间心里却也热呼起来。今天席位的排列次序：东席首位是大将梁纘，依次是将军陈珙、俞公楚、冯绶。西席首位是大将张璘，依次是将军董瑾、姚归礼。他们都是一式戎装，因是相公招宴，不带佩剑。只有一人穿的是文官服式，那就是坐在姚归礼下首的使府参军顾云。高骈本人是宽袍便服，头上戴顶幅巾，腰间束条丝绦，显得从容潇洒，为的是在宴会中不要叫部下受到拘束。

“这全仗的是相公的深谋远略”，梁纘定一定神，赶紧双手捧起酒杯，他有宽宽的脸膛，声音宏亮。“末将等不过效驱驰之劳，不值一提。”

“梁将军说得完全对！”张璘也煞住遐想，立刻接上梁纘的话语。他长面孔上嵌着一对小眼睛，烨烨有神；薄薄的嘴唇，线条分明，说明他既善于言辞，又工于心计。“依末将看来”，他说，“相公这次神机独运，建筑新城，从此成都固若金汤，这是不待多说的了。此外还有一件大事，这就是大大造福于百姓，这个恩泽可大啦！”

“百姓怎么说？”高骈很感兴趣问。

“今天末将去新城巡视”，张璘回答，同时环视一下座上诸人，表示他的话也是讲给大家听的。“这座城墙，砖甃坚固，雉堞整齐，确实是气象雄伟，令人惊叹。末将在马上看到，老百姓成群结队前来瞻望，没有一个不称颂相公恩威的。”他见高骈脸上满堆笑容，知道这话他很爱听，于是又说下去，“最叫末将奇怪的，旧城外原是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现在成了一望无边的平原，少说也有几万亩，即日可以招农耕种，从此成都民食可以无忧了。在那里瞻拜的老百姓，都说相公是西天菩萨下凡哩！”

“哈哈，过奖了！”高骈的笑声里充满了自负之意。

“僚说那些丘陵是哪哼去脱的呢？搬到啰哩去勒呢？”坐在末座的顾云好奇地问，他是苏州人，一口吴音。

“你看顾先生”，张璘回过头，对着顾云一笑。“你做文章谁也及不上你，工役事情就外行了。这些丘陵，一座座小山，谁搬得动呀！都挖平烧成了砖，砖造成了这城！这就是咱们相公的肇划，既取得了城砖，又开辟了良田！”

“呵，呵”，顾云一面孔惊讶样子，“佩服，佩服，呸，没话说！”

“吃酒，吃酒！”高骈招呼大家，“我先干了！”他把

空酒杯冲大家一照。

众人都站起来，一面嘴里说：“谢相公！”一面齐举杯饮了。小校跟着上来给大家斟满了酒。

陈珙坐在梁纘下首，他是个矮胖子。梁纘坐下来，他还站着，但是不比坐着的梁纘高多少。他说：“相公，该给这座新城起个名字呀！”他担任建城的总监，所以对这座新城很有点儿感情。

“对，对！”高骈表示赞许。“要起个好名字，”他眼看顾云，“顾先生，你看起个什么名字？”

“这个”，顾云听到相公叫他，忙立起半身，随又坐下，闭眼故作沉吟，晃了晃脑袋，睁开眼睛。“这个，依下官之见，立大功德建大勋业者，凡人不宜任意起名，不如卜之于天，求上苍赏赐一个佳名。”

张璘心想：讨厌，这个酸子又来捣鬼了！梁纘性情憨厚，他心目中只有高骈是他的主人，顾云说得对不对，该由主人来作主，他自己没有看法。别的人也都看高骈的眼色行事。

高骈却赞成顾云的建议：“好呵，就这么办！”他站起身，离开席位，大踏步走到厅前来。众人也忙忙站起，恭

立一旁。

“摆香案，拿卜筒来！”

他一声令下，左右侍候的虞侯、小校，早把香案、卜筒安排齐全。高骈平日喜研《易经》，有疑难事常用卜筮决策，所以这些东西，侍候的人是随时准备着的。

高骈拈起燃香，默默祷告一番，把卜筒摇了几摇，猛力一顿，便抖出了一根竹签。一个虞侯赶忙上前拾起，屈下一膝，低头呈上。高骈接签一看，笑道：

“好极了，灵验灵验，求得了《大畜》，这可是大吉大利的卦呵！”

说着，转身就把签递给跟在他身后正在探头探脑的顾云。

顾云捧签，眯细起眼睛，凑近烛光，看上面的签文，躬身说：“恭贺相公，这是相公的功德感格上天，故而示此吉兆。畜者，养也。”他一甩文，武官们就腻了，但在高骈面前，只得让他讲下去。“卦辞上说得好：‘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是不是就起名大畜城呢？”他试探着把脸向高骈倾过去。

高骈先不答应，一手放在背后，一手拈着胡须，昂头

想了一想，说道：“我看，将‘畜’字留上去下，是个‘玄’字，就取名‘大玄城’如何？”

“好，好，好一个大玄城！”全体一致发出了赞美的声音。

“太妙了！”顾云连连晃着头，“如此妙解，只有相公天人，方能参透此中奥秘。”接着又补上一句：

“‘天玄而地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畜字留上去下，大玄大玄，太妙了，太妙了！”

高骈见大家都齐声赞同他的意见，心里十分高兴，但是忽然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当今天下，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单靠一个大玄城，西川的安危，还不能保得定呵！这几年王仙芝、黄巢为乱，其势不轻，朝廷东堵西挡，拿他们没有办法。去年王仙芝伏法，除了一个大患，但是听说黄巢势焰愈炽，祸乱正方兴未艾呢！这两个人都是曹郾一带人，曹郾是我的旧治。我做天平军节度使，兼郾州刺史，那时民风淳朴，老百姓好像很听话，我离任的时候，父老们依依不舍，还刻了德政碑。谁知几年之中，民风就变得如此刁恶，犯上作乱。唉，我是深为朝廷忧呵！再说，这样闹下去，西川

有朝一日恐也难保！”

一听这话，武将们个个摩拳擦掌，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主帅太小看他们了。黄巢草寇，哪在他们眼里！他们追随主公南征北讨，任他蛮夷蕃兵，尚且不怕，总亦打个落花流水。让黄巢上西川来试试他们的手段好了。

“朝廷洪福齐天，相公威震夷夏”，张璘懂得众将的奋激心理，觉得应该代表他们出来说话。“黄巢草寇跳梁，得逞一时一地，成不了多大气候。西川有相公坐镇，草寇听到相公威名，胆都破了，敢来送命吗？真要前来骚扰，有末将们在，不烦相公操心，正好趁此殄灭顽寇，为朝廷除一大害，为相公消一隐患！不是末将夸下海口，我倒真想会会这个什么黄巢黑巢，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几个声音同时叫道：

“对呵，对呵！我们正想会会这个黄巢！”

在这些武官的声调里，表现了不可一世的急躁情绪，就像一群用皮带拴住的猛犸，一面挣扎一面狂吠，只等主人松开皮带，它们就要冲出去咬人。这正投合他们主人高骈的心意，他看着他的这些爱将，满怀高兴，说道：

“好，好！难得诸位如此忠勇，一心为国，我放心无忧了。来，来，继续吃酒，今天不醉不散！”

他问身边虞侯：

“琼琼来了吗？”

“早就来了，在后堂侍候着呢。”

“好吧，唤她上来，把箏带着。垂象，”高骈叫着顾云的表字，“琼琼弹箏，须得你顾先生一诗，方能增她身份呵！”

“惶恐，惶恐！岂敢，岂敢！”顾云刚刚就座，听到高骈指名同他谈话，忙又站起来，拱手在胸，做出郑重的样子，表示对相公所宠爱的人不敢稍形褻慢。“薛姑娘名满天下，不须下官的拙笔来揄扬了。说到做诗，有相公珠玉在前，下官愈发不敢献丑了。当年先朝李太白号称谪仙，过黄鹤楼题诗，见有崔颢题诗在上头，就此搁笔。相公才过崔颢，下官远逊李白，不可相比，万万不敢，万万不敢！”

“垂象，你又谦让了。”高骈听他这番识趣的话，虽然心里欢喜，但还是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呃，我是武夫，金戈铁马的事还懂得一点：要说赋诗作文，你是进士出身，就要让足下一头了。”